

伊澤修二與吳汝綸的談話記錄

周婉窈(中研院台史所副研究員)

光緒二十八年（1902）五月吳汝綸訪問日本，考察教育，這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相當重要的事情。茲簡述吳汝綸訪日的背景。庚子之亂之後，清廷了解到開辦學堂的重要，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，張百熙奏請朝廷任命吳汝綸為京師大學堂（北京大學前身）總教習，吳汝綸遂請先往日本考察學制。吳汝綸是桐城派著名學者兼文章家，名氣遠達東瀛。他訪問日本三個多月，到處受到熱烈的歡迎，見到當時日本一流的人物，如大隈重信、下田歌子、井上哲次郎、加藤弘之、辻新次等人；也蒙明治天皇召見。（由於吳汝綸不是以使臣身份到日本，天皇召見堪稱特例。）

吳汝綸在日三個月，殫精竭慮，白天考察、訪談，晚上整理筆記，「過午不食，夜分不寢」是常事。他在搭船返回中國時，已經整理好考覽所得，輯成《東游叢錄》一書。¹吳汝綸返國後，先返家鄉桐城，為立小學堂奔波勞瘁，歲暮返家途中冒大風雪得疾，尚未及赴京就任，於光緒二十九年正月病逝，享年六十四歲。如果假以一二十年，相信以他的開通和任事精神應會對中國近代教育起領導作用。無奈天不假年。吳汝綸留下的考察文獻，至為珍貴，蘊藏多方面的豐富訊息，值得深入研究。

二十世紀初的東亞世界和現在很不一樣，吳汝綸和日本政治家、學者、教育家見面，大抵採筆談方式，討論問題「反復詰難、曲盡其蘊」，毫無障礙。（此誠此時此際東亞諸君所難以想像者。）吳汝綸和奠定臺灣近代教育之基的伊澤修二見面，他在六月十七日（陰曆）的日記上寫道：「午後，訪伊澤修二，亦教育名家也。臺灣興學，伊澤之功。吾意中國創辦，與臺灣始教略同。伊澤允將臺灣教育各書送我。」²也就是認為中國當時要創辦新式教育，情況有如伊澤在臺灣實施新式教育一樣。九月七日，吳汝綸再度訪問伊澤修二，伊澤留客用飯久談。談話內容由吳振麟整理成文字資料。收在《東游叢錄》，共兩份，皆題為「貴族院議員伊澤修二氏談片」。信濃教育會編的《伊澤修二選集》，收有此二文，題為「清國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に對する教育談」，概如中文，惟在字縫左下角標注漢文訓讀記號。³這兩篇談話記錄，不僅清楚顯示提問者吳汝綸的基本關懷，也明白揭露伊澤修二關於教育的根本看法和主張。

¹ 此書有舊本復刻版，標點本收在吳汝綸撰，施培毅、徐壽凱校點，《吳汝綸全集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2）三，《東游叢錄》卷一至卷四。

² 《吳汝綸全集》四，《日記》卷第十「教育」，頁701；此段記錄亦編入《東游叢錄》卷二，頁722。

³ 信濃教育會編，《伊澤修二選集》（長野市：長野市信濃教會，1958），頁704-707。

根據「貴族院議員伊澤修二氏談片」的第一片，吳汝綸首先詢問伊澤修二，明治維新之前，「當西學之感人也，究以何者為先？」伊澤分成三大類回答，其一，由於重死生，因此依序而學習西醫、植物學、化學、物理學。其二，由於重利害，依序而學習泰西（西洋）兵學、機械學、物理化學、代數幾何測量等學。其三，由於與外國交涉事事吃虧，於是修改法律，因而講求法律學。吳汝綸接著問道：新舊〔黨〕之間如何調停。伊澤建議改革者要「定大志、結大力，批艱排險，百折不回，任舊者之如何抵抗，曾不顧之。」若能如此，最後一定能成功。

第二片涉及愛國心的培養、學校教育、愛國教育的內容，以及統一語言等重要議題。如何培養愛國心是吳汝綸至為掛心的問題，訪日時到處叩問。伊澤修二問他在聽到的議論中，以何者最為愜意。吳汝綸答稱有以忠孝為養成之方法的說法，但是「我國今日學子，未嘗不教忠教孝，而愛國心未見勃然而起也。」換句話說，中國傳統的教忠教孝似乎無法激發中國人的愛國心。問題何在呢？伊澤修二告之：最足以激發愛國心的，「莫過於常將敵人懸於前後左右之間。」他舉自己為例，從負笈美西以歸，愛國心不知比過去增進幾十倍，因此他建議，清國多遣留學生、官員、親貴出洋；親貴由於能進言於皇室，更有效。但是留學生與遊歷官員，限於人數與經費，勢必無法將愛國心普及全國。於此，伊澤修二提出他的看法：「愛國心非普及全國則不可，欲普及全國，仍非假學校為養成之機關則不可。」也就是說，學校是養成愛國心，使愛國心普及全國的機關。

那麼，愛國教育的內容為何？伊澤修二將之分成兩個層次。其一為現實之養成法，其次為歷史之養成法。前者為急性藥，後者為緩性藥。馬上有效的辦法是，以外侮教導學生，觸動幼童的愛國心。他舉出普法戰爭之後，法國小學校教授地圖時，將所失之地——加上顏色，教學生說：「此何地也？法地也，為普人所奪者，汝輩將來不取歸，非丈夫也。」後來法國人果能報復，收回失地。關於歷史養成法，伊澤認為得有能「宣布朝廷之德意，足以沁人心脾者」，如在日本則有教育敕語若干條。他認為中國可以以種種聖諭為基礎，做成類似教育敕語者，如以上諭十六條為經，羅列東西事實為緯，編成教科書，在小學教授。

然而，想養成國民愛國心須有用來統一的東西，那就是語言。伊澤認為中國目前最重要的是統一語言。吳汝綸同意統一語言是急事，但學堂科目已經過多，如何再增加一科？伊澤答稱：「寧棄他科而增國語。」他說：「前世紀人猶不知國語之為重，知其為重者，猶今世紀之新發明，為其足以助團體之凝結，增長愛國心也。」（底線為筆者所加）在這裡，容我提醒讀者，我們今天所熟悉的民族主義形式，基本上是十九、二十世紀的新生事物，伊澤人在歷史——尤其是東亞歷史——的新潮流中，而能有如此準確的掌握，不能不說識見高明。伊澤舉歐洲諸國為例，說明語言統一的國家，國勢日強，反之則騷亂不已。

關於語言統一的重要，吳汝綸指出中國知道的人少，「尚視為不急之務，尤恐習之者大費時日也。」伊澤認為只要朝廷有決心，著為法令，誰不遵從，至於「大費時日」一節，不用擔心。他說他是信州（長野）人，在座的阿多君是薩摩人（薩摩，今鹿兒島縣西半部），三十年前，對面不能通姓名，大抵和福建、廣

東人之見北京人一樣。但今天他和阿多君語言已沒多少差異。他說日本國內語言差別最大的是薩摩，剛創建師範學校時，招募薩摩人入學，期望他們回到薩摩改良語言，而現在薩摩人大致沒有不懂東京語（普通語）的。伊澤說，以本國人而學習本國語，究竟不十分困難，只怕不試著做。只要能推行，假以時日，一定效果顯著。

最後薩摩人阿多君補充說：過去琉球風俗語言，全然〔和日本本土〕不同。由於設立小學校，學童必授以國語，現在琉球年老者或不能盡解東京語，但年少者無不圓熟，這是統一語言不難的一個證明。

以上是吳汝綸與伊澤修二會面的談話大要。記錄本身的字數不多，但牽涉到二十世紀東亞歷史許多重要議題，若配合其他資料，定能進一步抉發其間深意。限於時間，此事惟待來日，在此僅就內容簡單介紹如上。研究臺灣殖民地教育史的讀者諸君，看了伊澤修二在談片中的主張，應該有熟悉之感。伊澤修二抵達臺灣之初，除了眼前緊要之設施外，他主張在臺灣設立永遠的教育事業，而永遠的教育事業以設立師範學校與小學校等教育機構為優先。此外，伊澤修二的「國語」觀也徹底貫徹於臺灣的殖民地教育中。由於初等教育和愛國心的培養關係密切，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看臺灣公學校教育，或將別有所見吧。